

朱虹:理想婚姻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



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、江苏省现代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朱虹

今夏最“出圈”的电视剧《梦华录》，引发一股女性史热潮，也激发人们一探古代女子真实生活世界的好奇心理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“女性系列”，聚焦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写作、贞操等与女性关系最密切、女性最关心的话题，书写宋代以来1000年间中国女性的历史。近日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“女性系列”分享会在南京先锋书店举行，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、江苏省现代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朱虹和作家、编剧末夕，就这套丛书与读者进行了交流。

在两位读者看来，女性史前所未有地挑战了历史学的一系列成见，让我们看到传统中国文教的发展，绝不仅仅是“男尊女卑”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些大而化之的僵化教条所能代表的。即便是男性话语主导的旌表制度、墓志铭等，对现实生活中女性角色给予的肯定，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被视为巨石的压迫妇女的规范教条。而在被规训的生活之外，传统女性亦创造出了丰富多元的生存图景。

事实上，江苏人民出版社早在新世纪初即引进了出版了“女性系列”丛书，由此引发学界广泛讨论。此次精装重版，热度未减，更突破学术圈层，吸引了大批普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阅读。

倾听历史中“她们”的故事，反观今日女性之生存时，我们不由要问：20世纪的“新女性”究竟“新”在何处？历史研究为人类漫长的性别不平等找出何种原因、开出哪些解方呢？分享会结束后，朱虹教授就此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专访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/文
牛华新 郑芮/摄

《梦华录》依然是一种“奶嘴乐”文化

读者: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“女性系列”原版大都出版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苏人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首次引进到国内出版，这次重版，一个月销售了3万册，这个热度恐怕连出版方也始料未及。你觉得这套书的热销是否与当下女性意识的崛起有关？现在但凡女性话题，总能引发人们很多的关注与讨论。

朱虹: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，已经推动了很多年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1949年以后，妇女解放是由国家力量来推进的，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将女性从传统的家庭角色延展到了社会角色，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女性的崛起，是因为女性在市场经济领域的角色越来越重要。而到了互联网时代，出现了很多和女性性别特征有关联的创业机会，这也给了女性更大的空间。此外，女性意识的崛起，还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来的生育政策，使得很多家庭倾注精力、财力去培养唯一的儿女，从而使得一大批女性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，拥有了自由之意志。

读者:有评论认为，这套书打破了“女性都是受害者”这样的妇女史观，而如果认为过去的女性都是卑弱的，那么今天的女性但凡增获一丁点的权利都觉得是重大的进步。你对此怎么看？

朱虹:“女性是受害者”，是用阶级分析的历史观看问题，其实女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面，她的生活是很丰富多彩的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，传统女性并没有大规模走入公共生活，绝大多数还是幽闭于家庭之中。传统社会上层家庭的女性，的确不是祥林嫂那样的受害者，她们有很多愉悦的体验，有她们的生命意义，但是和同社会阶层的男性比，她们依然是受压迫的。所以传统社会女性确实可以贴上“卑微”这样的标签。

读者:《梦华录》热播，带火了包括《内闾》在内的女性史书籍。《梦华录》改编自关汉卿的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》，但故事的重点变成了洁白无瑕的男女主历经磨难“修成正果”，这让原著里面“风尘

女”の設定变得毫无意义。很多读者就说，几百年前关汉卿就在大大方方写风尘女子，难道我们今天的女性观反而倒退了吗？

朱虹:传统社会女性能够走出家庭、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去的，就是风尘女子。这是一个能够让女性跟男性、跟外部世界相连接的公共职业。所以风尘女其实是获得了良家女所没有的社交体验和公共生活的，只有她们才有机会通过达官贵人的帮助，去撞击上流社会，或是去复仇。我想关汉卿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带有批判色彩的。但到了电视剧里，变成了男女“双洁”，变成了三个女生勇闯京城最后还都收获了爱情的故事，这其实还是一种“奶嘴乐”的传播文化。但一部剧那么火，一定有着当下的意义。它是所谓的“大女主戏”，想要展现女性的力量、女性的友情，就像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都是演给当下女性看的。有毒的是那些“甜宠剧”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，那是一种极大的倒退。

读者:贞女是男权社会的产物，《矢志不渝》集中探讨了明清贞女现象。到了今天，相比男性，女性似乎对自身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，比如骂女性“绿茶”的，以女性居多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朱虹:女性对同性更严苛，我想还是因为高净值男性属于稀缺资源，为了争夺优质资源，是不惜贬损同性。这不是一个退步，很难评判。我觉得对女性而言，多元化的选择可能更重要。有人愿意“嫁汉嫁汉、穿衣吃饭”，沿袭几千年来女性的生命轨迹，这无可厚非；有人愿意实现自我，自谋生路，这也很好。必须给女性多元化的选择，不能说女性为了获得社会的承认，就非要以死相搏；也不能说女性为了获得社会成功，就必须嫁给“霸道总裁”，这样就窄化了女性的生命路径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，《内闾》里有一个叫黄媛介的女性，因为家道中落，又遇上改朝换代，她的丈夫就失业在家了，于是整个家庭的生计都落在了她身上。她出去摆摊、卖画、教书，而她丈夫还特别愿意当好“内助”，老婆写字他磨墨，虽然角色颠倒了，但是安之若素，非常和谐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个男人吃软饭，但他吃得还蛮优雅的，吃得心安理得。反观今天一些男性，他们是“软饭硬吃”，比较典型的，

就是余秀华遭男友家暴事件。这个男人就在婚宴上就让余秀华给他“直播带货”卖蜂蜜，卖得可好了，挣了很多流量，这不就是依附女性吗？但他居然还敢打人！然后还写一封莫名其妙的道歉信，用宏大叙事去压迫余秀华，还教导她要读什么书，显然就是软饭硬吃。我觉得如果男性愿意心安理得地吃软饭，其实又多给了女性一条路径，这对双方都挺好的。

女性解放其实有利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

读者:您对当下的女性主义思潮怎么看？

朱虹: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，我是一个平权主义者，我希望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。男权也好女权也好，其实是涵盖在人的权利范畴里的，就是人与人生而平等，任何人都不要把他人工具化。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处于一个男权社会，我作为一个女性，要为改变这种不平等，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。这当然和我作为一个女性本体的认同是有关系的，就是所谓的“感同身受”。

我总在想一个问题，当我们谈女性解放的时候，真的是要牺牲男性的利益才能换来女性的解放吗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女性解放其实是有利于两种性别的。女性不解放，都让男性买房买车，又有多少男生能做到？男女平权之后，男女可以共同去创造。

男女平权为什么难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，在私领域被抹平了。比如推进同工同酬，有些低工资的职位只让女性来做，就很难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吗？但因为资源分配是以家庭来计算的，女的吃了亏，但是男的占了便宜，所以大家觉得差不多。女性遭遇的不平等，有些时候确实被家庭再分配的资源给淹没了。

读者:正如《闺塾师》里所写的江南才女，女性是可以依靠父亲或者丈夫的地位、名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的。

朱虹:当我们研究性别不平等的时候，性别是一个维度，阶层又是一个维度。女性在家庭里面受到了压迫，但是在社会层面上，其实她又是获利者。

读者: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核心是父子关系，如今，夫妻关系被更多人提起。“夫妻关系的胜利”是否能够挑战传统的父权制呢？

朱虹:“父权”来自于爸爸有资源。女生能不能嫁给一个男生，有些时候不取决于那个男生，而是“爹权”和“爷权”决定的。你看香港的梁洛施，生了三个小孩也嫁不进李家，那就是爷爷的权利。小家庭会不会受到大家庭的影响或者控制，要看大家庭的资源，如果大家资源很多，那女生依然是处于被控制的状态。如果上一代没什么资源，就只有夫妻之间的性别战争，那要看丈夫的资源。

在传统社会，女性的性别劣势有很多来自文化的因素，到了自由市场时代，又有很多来自于资本的意志。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，女性其实面临着

一种双重的挤压，要不然你就没法解释有些女性为何经济上很成功，却有一种焦虑，那就是家庭和事业的冲突。但是男性从来没有这样的焦虑。

婚姻要突破单一经济学的思量

读者: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姻越来越审慎，条件优越的女性可能单身意愿更强。我们知道宋代女性是拥有很大财产权的，也充分保护女性的婚前财产。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来看，今天女性结婚是否“划算”呢？

朱虹:家庭关系多样化，是人类发展的必然。中国现在经历的，正是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婚姻的确是一种有利于男性的制度设计。没钱的女生跟男生结婚，男生觉得划算，是因为女生可以服务于他；收入高的女生，如果遇到黄媛介丈夫那样的，我觉得也是平等的。恰恰是很多男生“软饭硬吃”，导致很多女生觉得还不如不嫁。男性在私领域的责任感，总体上还是缺失的。但在发达国家，很多帅气的男人就在家安心当奶爸，这也挺好的。婚姻还是要突破单一经济学的思量，不要动不动就是钱。很多女生说：“我不喜欢没钱的男生不是因为他没钱，你细品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他不但没钱，还不提供情感支持，还让女性不愉悦，凭什么？

读者:从五四运动开始就破除包办婚姻，提倡婚姻要建立在浪漫爱情的基础上。但近年对于浪漫爱情叙事的反思也明显增多，比如“恋爱脑”成了一个贬义词。你如何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张力？

朱虹:很多大众书籍把爱情描述成一个人人向往的东西，然后大家都去追求。但是爱情可能真的不能成为所有人追求的婚姻目标。高质量+高稳定性的婚姻概率是非常低的，只有物质、容貌、情商都具备，还要再加上运气，才有可能遇到一个跟你高度匹配的人。这概率就像是买彩票中大奖，我想这就是让人们不要“恋爱脑”的原因。

读者: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有因为女性身份而感受过不公或是歧视吗？

朱虹: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，我爸爸妈妈就更偏爱我弟弟。我后来发奋读书，很大程度上动力就来自于想要比弟弟更有出息，想要证明给父母看——你们爱错人了。有时候，女性努力就是为了获得那些男性天生就拥有的东西。

好多女教授去相亲，男性对她们很多的一个评价就是“强势”，但其实并没有，也许仅仅是话说得多了一点。即使“平等的对话”，在男性看来，都是女性的强势。女教授天天要说话，自然话就多一点，但男性就觉得她是在展现自己的职业或者知识魅力，就感到了一种压迫感。所以女教授相亲往往要接受这样的“辅导”——要低眉顺眼，要少说话，多笑，不断地给对方倒水，这个才叫“宜家宜室”。就是一种传统的角色扮演嘛。

所以女性还是没有走出传统社会，大家或多或少都在微观的个人生命世界里面觉得不爽，男性是没法感同身受的。



扫码看视频